

国有金矿流失揭密

流泪的 金子

◆官商匪妓，设陷弄权；
矿产流失，黄金无言……

◎于德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国有金矿流失揭密

流泪的 金子

于德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泪的金子 / 于德才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

ISBN 7-5059-4294-8

I. 流…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279 号

书 名	流泪的金子
作 者	于德才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莘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10.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8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294-8/I · 3342
定 价	16.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于德才。男。1950年7月生于辽东。做过农民、省军区参谋、新闻记者、县政府副县长。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小说集《焦大轮子》、《风流窑主》、《龙源风流记》、长篇小说《野血》、《土商》、《劲吏林则徐》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辽宁省10年优秀文艺成果奖，辽宁省政府奖，辽宁省大众文学长篇小说奖及辽宁优秀青年作家、辽宁省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93年获国务院颁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

开 篇

他被反绑双手，由两个矿警押着，摇摇晃晃地站到瑗河岸边。

坚冰严严地封锁了曾经是滚滚滔滔的瑗河，一股砭骨的寒气在冰面上阴森着向远而去。

他立即感觉到了那股沿着坚硬的冰层向远而去的死亡之气。

他努力地睁开被脓血粘糊的眼睛，实实在在地看见了那层向远而去的坚硬的冰面，实实在在地看见了沿着冰面向远而去的那股死亡之气。

他的心脏颤抖了下，又颤抖了下。

他看见了反映着微弱夜色和砭骨寒气的冰面上的那个冰窟窿。那个冰窟窿是刚凿出来的。那个冰窟窿凿得太小，只能勉强塞进一只木筲。

让我在这……站一会儿吧。他对身后的两个人说。

身后的瘦子对胖子说，就让他多活一会儿吧。天亮还得一会儿呢，张队副？



胖子望望天说，冷天冻地的，麻溜完活儿得了。

瘦子说，不管咋说，也还是乡里乡亲的，张队副。

胖子咝咝着嘴，犹豫了下说：那，那就让他多喘几口人间的阳气儿吧。说完，放眼冰面上那股阴森着向远而去的死亡之气，对他说，马富举，咱，都算是在这瓠河边儿长到二十好几岁，从光腚孩儿时候就老上这大河套里扑通扑通洗澡，摸鱼抓鳖网蟹子捞虾啥的。眼目前看，我还有些年头儿活着，还有些好日子过呢。可你老伙计不行啦。老辈人都说，这人临要死了，就都爱窝回头，咂磨咂磨活着时候那些有意思没意思的事儿。今儿个，摊上日本人让我张胖子来打发你，算你这辈子积下啥阴德了。你就那个啥吧，就那个再多看看这大河套几眼，多咂磨咂磨活着时候的那一些个啥吧。”

瘦子说，咳，我说马富举呀马富举，你说你这人吧，凭个啥的非要自个儿去找死呢？你说你这一条命，就值那几十垧地和千儿八百亩的山峦子吗？老人古语咋说的？老人古语不是说钱财那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吗？老人古语不是还说气是下山猛虎、财是惹祸根苗吗？你不正是合了气是下山猛虎、财是惹祸根苗这两条儿了？你说你这到底是何苦来呢，啊？

胖子说，你瞎磨叨个啥瞎磨叨！老人古语说、老人古语说！老人古语还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老人古语还说攒金攒银不如攒房子攒地呢。老人古语还说家里有地几十垧，不怕老天闹饥荒呢！

他没听见那两个家伙都在说着些什么。

他在望着东边天上的那颗叫作“启明”的星宿。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那颗星宿已经在那里值宿值得又困又乏了，不时地打着瞌睡。他眼睁睁地看着那颗星宿正被从一派魔暗的山后偷



偷浸湮升浮上来的一抹妖白渐渐地吞噬着……他想不明白，日本人把他的地和山峦都霸占去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抓去，硬逼着他在他家的庄稼地和山坡子上挖洞掏金子？这不明明是在逼着他这个老马家的后代子孙去挖自己家的祖坟吗？他想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飘洋过海地跑这来挖中国的金子、来欺负中国人？他更想不明白，中国人黑鸦鸦的就像山坡子长的树那么多，为什么就叫那么几个小日本鬼子给牲口一样的欺负住了……

身后的胖子突然说，都那个啥，都那个看够了吧？也都那个想够了吧？时候也不早了，也该上路了吧你？

瘦子马上说，行了行了，早死晚死也还不是个死？你就想开点儿，痛痛快快上路吧。

这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要死了。他并不怕死。但是他后悔。他后悔自己为什么在把那一大包炸药塞进炮眼里之后，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带洋火来？没有洋火就点不着炮捻子，就没办法把日本人的洞子一炮炸塌……他这时候才想起了他的那个可怜的只有 19 岁的媳妇，想起了他那被日本人一把火烧了三天三夜的马家四合大院……

胖子对瘦子说，动手吧，伙计。

瘦子推了他一把说，对不住了。这天眼瞅着都见亮儿了。

他说，再求二位一件事。

胖子问，啥事儿说吧。

瘦子说说吧说吧。

他说，把那个冰窟窿，再凿大点，我进去也顺溜点儿。

胖子说，算了吧。那么大个小窟窿，俺俩就凿了小半宿儿呢。你寻思恁老厚的冰，那么好凿的啊？

瘦子说，你就将就着点儿吧。能让你多活这老多时候，俺们



哥俩也算够意思了。你就别再折腾俺们哥俩了。

胖子说,反正那河水里面的水,也都顶到冰盖儿了。俺俩干活时候手脚再麻利点,大头冲下把你脑袋往那窟窿眼里一塞,一口冰凉的老水往嗓子眼一呛,你可也就过那面去了。

瘦子说,一口就呛死了,不能叫你遭啥罪就是了。

马富举的媳妇为马富举生了一个遗腹子。她抱着只会哇哇叫唤的儿子流落街头。一个姓杨的男人和他的媳妇把那娘儿俩领上了北山,安顿在山上另一个日本人挖探矿坑时留下的马架棚子里。马杨两家成了邻居,都住的是四面透风、八面透亮的小马架子棚窝棚。杨家的男人,后来被日本人一军刀砍下了脑袋,因为他鼓动矿上的劳工闹罢工。被日本人砍了脑袋的还有十几个跟着姓杨的一起罢工炸机器的劳工。杨家的男人也扔下了一个寡妇和一个儿子。两个寡妇就搬到了一个马架棚子里共同居住,靠讨饭和吃山野菜拉扯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喊杨家寡妇叫大妈,喊马家寡妇叫二妈。那时候中国人不敢把中国人自己土地里生长出的大米和白面叫作大米白面,都得把大米白面叫作洋米洋面。那时候中国人哪个敢吃洋米和洋面,就要被日本人当做“国事犯”抓去杀头。可是,常常的,两个寡妇就会发现有人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把一小包洋米或是洋面从破棚子的门窟窿塞进屋里。那时候,时常的也是有些矿工和小镇上的人家,偷偷地送一点橡子面、玉米糠周济这两家可怜的孤儿寡母。可是那时候的中国人家里是没有洋米和洋面这两种东西的啊。那洋米和洋面是谁偷着送给她们的呢?这是一个令两个寡妇既大惊失色又大惑不解的谜。



公元1945年8月19日的早晨,8岁的小岭正二上学去了。小岭正二上的是日本人在“满洲矿业株式会社”矿区里开办的小学校。那天早晨他刚在座位上坐下,刚掏出书本,他的父亲山村武夫突然惊慌失色地撞进教室,拉起他就朝外跑。小岭正二被拉着跑向等在校门口的那辆马车。那辆马车上已经挤满了日本兵和日本女人、孩子。已经挤坐在车上的小岭正二的母亲拼命地把他和父亲拉上了车轮已经转动起来的马车。

上千名的劳工和上千名小镇上的男人和女人,在瑗河大桥边堵住了那辆马车。堵住那辆马车的劳工们和小镇人,手里攥着锹镐铁棍,攥着柞木棒子、菜刀、斧头。

比劳工们手里攥着的更令小岭正二和车上所有日本人惊恐万状的,是劳工们那一双双喷射着怒火的眼睛!

第一个被大个黑汉子劳工抓着膀子掀下马车的就是小岭正二的父亲山村武夫。接着被几个劳工掀下马车的是那几个日本宪兵。小岭正二看见父亲不是自己给那个黑大汉跪下的、就是那个黑大汉把父亲摁着给他跪下的。小岭正二看见父亲双膝跪到地上的同时,就看见父亲和那几个日本宪兵已经立即倒在了锹镐棍棒之下,就看见了血肉横飞的恐怖画面。小岭正二的嘴被母亲的手死死地捂着。眼睁睁看着血肉模糊的父亲和那几个同样血肉模糊的日本宪兵被愤怒的滚滚滔滔的劳工们和小镇男女们拖到了滚滚滔滔的瑗河边,又被一个一个抛进了滚滚滔滔的瑗河里。

那个黑大汉领着滚滚滔滔的人群又涌回到马车前。无数只手抓向惊叫哭喊的女人和孩子。这时,小岭正二听见了滚滚滔滔的人潮中两个女人的嘶喊声:

她们都是女人和孩崽儿啊!



放了他们吧！放了她们吧！

黑大汉和劳工们都一下住了手，都扭过头惑着眼睛去看那喊叫的两个女人。

小岭正二看见了那两个喊叫的女人。

那个黑大汉的两只手，从小岭正二和小岭正二母亲的脖子上渐渐松开了。

国民政府的军队很快就接管了这里的日伪金矿，摘掉日伪的“满洲矿业株式会社”的牌子，挂上了“国民政府龙源县金矿”的牌子。并杀了一些日伪汉奸的头，也杀了一些被认定是共产党的头。

两年以后，东北民主联军接管了这座矿山，摘掉了“国民政府龙源县金矿”的牌子，挂上了“龙源县人民政府小岭子金矿”和“小岭子金矿军事管制委员会”两块牌子，杀了一些没有被国民政府杀头的日伪汉奸的头，也杀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头。

十几年的砍砍杀杀，十几年的大旗变幻，使杨家的和马家的两个寡妇又有了许多解不开的谜团：日本人凭什么就敢跨洋过海跑到中国这个大山沟里来挖金子？为了这里的金子，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这个大山沟的地面上和地底下你争我夺、你挖我炸、你砍我杀多少年了。为了这里的金子，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中国人也杀了那么多的日本人；为了这里的金子，中国人又杀了那么多中国人的头……

她们不明白：为了这里的金子，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把命豁上了，值吗？

她们不明白：难道这里的金子比人命还值钱吗？



第 1 章

中午就开始从白云峰方向吹过来的西南风，仍那么不紧不慢，不急不火，很有耐性地刮着。渐渐的，一丝一团的深灰色的云彩，就飘聚到小岭子镇和小岭子矿区的上空。从瓊河边向北望去，一层淡淡的烟雾把矿区 and 小镇都给罩住了，家家户户烟囱里冒出的炊烟，被低沉沉的压在了谷地的上方。天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开始飘起雪花。

矿区周围的几座矿井，都静静地睡在那里，零星惨淡的灯光，僵死的萤火般在这风雪之夜摇曳着。南山选矿厂巨大的天车轮子，这时已经覆上了厚厚的白雪。矿区的新年之夜，是沉寂的，压抑的。小岭子金矿的职工们，无法接受这少有的死一样的沉寂。老矿工们说，从日伪时期小岭子金矿上马以来，停过三次产。一次是在满洲国倒台那年，再一次就是在国民党

倒台那年。光复那年，停产停了差不多一年。国民党倒台那年，在军管会和县政府的号召下，矿工们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把被国民党破坏了的机器都恢复起来，选厂上的天车就又转动了。第三次停产，就是今年这次了……

小岭子镇却热闹成另一番景象。小岭子镇区与小岭子矿区，相距不到两公里的路程。小岭子镇的元旦之夜，是五光十色的。小岭子镇的每个夜晚，都是五光十色的。小山镇商业街区两条大街，霓虹灯、星光灯、反光灯，各种各样、七奇八怪的灯光，在不断地交错闪烁，交相辉映着，把这一线深陷在万千重大山深处的黄金谷地，辉映得光怪陆离。在这大街上积着泡沫般的厚厚白雪，天空中还在不断飘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片的元旦之夜，一些悠闲的人们和一些行色匆匆的人们，进出在灯红酒绿的各色各样的大门小门。几家舞厅、大酒店、练歌房的门前，巨大的反射灯光映出了它们多彩的门面，强劲的迪斯科乐曲和轻轻悠悠的恋歌情调，如同埋藏在这里地下的金子，无时不在吸引着那些为圆自己黄金梦的人从四面八方拥来一样，无时不在吸引着一些少男少女们和中年的老年的男女们，陆续地走进那些扑朔迷离的大门，他们也就走进了那扑朔迷离的深处。他们要去享受那强烈的音乐和鼓点的刺激，要在那强烈的鼓乐声中，放纵自己鲜嫩活泼的青春；他们要在那悠悠扬扬迷迷幻幻的音乐声和灯光里面，寻求着空洞的心灵的充塞物和有意无意中贴紧异性那瞬间的快意……

南商业街的西头，紧靠富丽华舞厅的是一家小餐厅。这家小餐厅有着一个很有嚼头并且让一些人越嚼越能嚼出特别的味道的名字：“野味餐厅”。

这时候，野味餐厅的门已经关闭了，但关闭的门外还亮着门



灯。几个刚从舞厅出来的浪荡哥们儿迎着纷飞的雪片漫无目的地闲游，就闲游到野味餐厅的门前。一个上前敲门，喊叫：老板娘，有新鲜野味吗？哥儿几个要尝尝鲜！

餐厅的一个窗子打开一叶小气窗，伸出一颗女人的头。那颗女人头说，没有了，今天没了，改天再来吧。

几个小子立即不耐烦了：啥？没有了？那你是干啥的？

开门开门，今天哥儿几个就吃你了！

那颗女人头上的嘴撇了下说，啊，我正陪黄三哥喝酒呢。要不我把门开开了，你们哥儿几个进来，我陪你们喝喝？

一个小子立即怯了声地说，啊啊，不了不了。赶紧低声对同伙说，快走快走，别他妈的找不自在！

几个小子黑尿球似的在棉泡泡的雪街上弹跳着逃去。

过了一会儿，那扇门被敲开，走进一高一矮两个裹着风雪的男人。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头，身体略瘦，刀条脸，小眼睛，四十出头的样子，叫关喜林，他跟着开门的那个女人径直向里间走去。身后的那个矮个子男人紧紧地跟着他。刀条脸在一张摆好了碗筷的桌子的上首坐下，扭转头问：二凤，珍子呢？

二凤说，你看，那不来了。两个男人一同回头看去，最里那一间的门推开了，走出一个年轻女人，脸上洋溢着妩媚的笑影，扭摆着腰肢款款走来，一屁股坐在了刀条脸的身边：关哥。

这个漂亮女人，便是这个餐厅的老板美珍子，二十四五的年纪，纹着一对弯弯的细细的眉毛，一双水波荡漾的眸子含情脉脉。那一瞄该凸该凹的部位都凸凹得恰到好处的身材，那妩媚却又并不流于放荡低俗的微笑，足以让任何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神魂难守。有人说她是朝鲜族人，也有人说她肯定不是朝鲜族人，而是个串了种的两合水儿说不定是个日本鬼子留下的小

杂种呢。这个美珍子到底是个什么种、什么来历？小镇上目前尚无人知道也无人想要去弄个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她靠“野味”赚钱……

那个和关喜林一同进来的矮粗男人，二十五六的年纪。鼻下唇上卧着一弯黑胡子。左眉骨上有一块刀疤，右下巴上还有一条长长的刀痕。从坐下喝酒时起，他那两粒眼珠就放射出一种渴望的光，不时地瞄着二凤丰满的胸脯和臀蛋儿。他叫黄三，关喜林的贴身保镖。

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一桌酒菜，细嚼慢饮。关喜林是刚请两个卡车司机在富丽华大舞厅玩过以后出来的。那两个司机立即按着关喜林的安排准备汽车去了。关喜林今天晚上有大事要办。

小餐间里炉火温暖，与外面那个风雪的寒夜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黄三没喝几口酒，却有些醉眼朦胧，手脚乱动了。关喜林向美珍子递个眼色。美珍子向二凤一咧嘴，二凤扶起黄三，到一个包间里去了。那个包间里就传出了一些声响来。关喜林斜眼向那小屋瞅了下，蔑然一笑。蔑然一笑的关喜林回转头来，一把搂住美珍子，就抱起她走进了最里面的那间屋里。

自从这位俊俏的、据说还是杂种的女人来到这个小镇上开店不久，她那迷人的微笑，她那幽幽的、风情万种的美丽女人的甜美，和只有她才特有的不但不俗艳反而在那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中隐约现出典雅与高贵的风韵，就令这偏远小镇上的一些男人垂涎不禁了。就有那风情万种的男人把她当成唾手可得的某种风尘女子，纠缠和戏弄。不想这女子却声言自己可以陪酒卖笑却决不肯卖身。这就使几个男人大光其火，扬言可以再让她好好去想三天，还想不开，就要让她这个杂种女子漂亮脸



蛋上留下三块丑疤,然后再从这小镇上爬着滚出去。美珍子虽然心高性傲,却是初来乍到,在这小镇上无依无靠,着实被吓得心慌魄乱。这一块山高皇帝远的小小世界里,是吃什么谷子拉什么屎的人物头儿都有的。一旦赚钱不成反搭上了这鲜花怒放一般的青春年华,这脂粉一般香艳的肉体,岂不是冤枉了爹妈给的这一条青春美丽的生命?野味餐厅三天没敢再开门营业。野味餐厅停业的第三天的深夜,关喜林领着黄三迈着四方步来了。关喜林和黄三的身后跟着两个低头垂首战战兢兢的男人。关喜林冲黄三把那长长的刀条脸一甩,黄三就冲那两个战战兢兢的男人压着声地一吼:跪下!那两个战战兢兢的男人就在野味餐厅的门前扑通一声双双跪下……从此,美珍子服从了关喜林。

有人说关喜林吃独食。关喜林扭歪起嘴丫子,一笑: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关喜林不吃拉倒,要吃就吃独食!

二

这是一幢二层的俄式楼房。透过微弱的灯光和白雪折射的光线,可以看到它那高大的窗子和窗子上拱起的圆弧。楼的外面是用水泥灰抓起的点点不平的波纹。小楼粗糙,却十分坚固。五十年了。它那俄式的风格也过时久矣。但当年刚盖起来的它,却是小镇方圆百里独一无二的高楼。所以小镇的人们都叫它大楼。现在小镇上已是五六层的大楼林立了,这幢实在称不得大楼的小楼,却依然是小岭子金矿的神经中枢,也依然是左右小岭子镇工农商业经济的半个大脑甚或是多半个大脑。这个大脑在这新年的雪夜里,却昏沉着,睡着了。它上边的那些个大窗子,像是一个个闭睡着的眼睛。它也许正在做着自己的梦,它也



许在它的梦里正幻构着自己的再度振兴。有一方微弱的光亮从大楼二层的一个结着窗花的窗子透出来。那光亮是它的梦眼在微微眨动吗？

宁静。沉寂。宁静和沉寂得让杨继新感到一阵心悸。

进了办公室，打开灯，杨继新抓起前一天全矿的生产调度报表。当他看到全矿的电力消耗一栏时，不由一怔，拿着报表急匆匆向调度室走去。值班的矿长助理张文广裹着一件大衣，脚边放了一个电炉子。杨继新凑上去，烤着手说昨天的电耗不对劲，是哪里出故障了？张文广筋缩着一脸的无可奈何说北山坑昨天下午井下的大小泵就都停止抽水了。说着就把通话记录拿起来，扔给杨继新说关喜林那个人，我是摆弄不动他了。杨继新立即抓起电话，要了北山坑口调度室，没人接；再要值班室，也没人接。又打到打更室，老吴头一下就听出了他的声音说，哟，杨科长啊！你……啥啥？你找关坑长？人家忙啊，你要找他，就上那个野味餐馆儿找他吧。杨继新说我先问你一下，你们什么时候停止井下抽水的？老吴头说这这这……杨继新说你是个老工人，知道这样下去的后果。你马上找水泵工，立即把井下的泵全开起来。老吴头说没坑长的话，我们谁也不敢动啊！那家伙，狠着呢！杨继新说你马上行动，我一会儿就把调度命令亲自送过去。小张站起来，把调度命令填好，又把大衣的扣子扣上。两个人合力从一楼的楼梯边推出大摩托车。

三

雪花扑打着车窗。车灯所照之处是白茫茫的厚雪。关喜林转动着一双小眼睛，机警地向前边盯着。昨天下午，他让调度



下了命令,从下午两点开始停止井下抽水,大家都放假回家过个团圆的新年夜。他把工人都放回去,是要把他在副井里存放的二十多吨富矿拉走。带挂的两辆汽车在副井的溜斗下停下。关喜林下了车,向井口打更室走去。

打更室里一团漆黑。关喜林刚想伸手拉门,门却突然朝外弹开,一根黑乎乎的东西几乎在门开的同时向他劈头砸下来。他大惊着往旁边一闪。那根黑乎乎的东西从他的耳边带着一股凉风砸到门槛上。关喜林大叫一声老吴头!那根木棒一下落到了地上。关喜林惊出一身冷汗。门里的老吴头也惊出一身的冷汗,赶紧啊呀呀地叫着说,关坑长是你!你看这事儿闹的!关喜林说,操,也不看看是谁,拎棒子就砸啊?老吴头惊恐着声问,没吓着你吧坑长?关喜林弹弹肩头的雪说,一脚踢卵子上,没鸡巴事。又说,这一天忙的,自己的事儿也没工夫干,今晚我找了两个车,给我拉点石头,我在井下捡了两车大石头,过年盖房好用。然后就喊黄三快换衣服,下井。

第一矿车石头吊上来了。老吴头从打更室朝副井井口望去,照明灯光下,那满满的一斗黄澄澄的矿石,哪里是什么盖房的石头,那是富矿啊,那是一斗就值两千多元的富矿啊!老吴头的腿开始打颤了。老吴头颤着腿跑过去说,坑、坑长,我、我差点忘了,刚才杨科长来、来电话了说是他、他要亲自来、来送开泵命令。机械轰鸣着,坐在塔台上的关喜林低下脑袋问啥?你说啥?老吴头用手拢住嘴颤声地喊着说,杨科长一会要来。仍没听清的关喜林喊着说:喊个吊你喊,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吗!老吴头喊着说,杨科长来电话说他一会儿就来了呀!坑长!仍没听清的关喜林没好气地说,不接,就说我不在!

矿石吊完了,车也装好了。关喜林叼着香烟,走到那个打更

